

孙逊： 骄傲的思考者

深夜空荡的广场中，屹立着一座雕像，与欧洲通常能看到的那些战争纪念碑一样，只不过，底座上伟岸的，是一位魔术师骑着一只硕大的蚊子——这是孙逊的动画影片中经常出现的画面。可以合法撒谎的魔术师、吸饱血的蚊子、打碎重组的世界地图都是他作品中的标志性符号，不难看出其中的隐喻。但他所表达的，远不止这些，2005年至今，十几部动画作品的积淀，让这个生于1980年的艺术家的自我坐标系，从最初的历史政治慢慢回归到对人性的探讨。

采访、撰文 Sofia 责任编辑 钱雪 美编 菜丝 图片提供 香格纳画廊、π格动画工作室

见到孙逊时，他已经为长期驻留项目《魔术师党与死乌鸦》忙碌了近三个月，这是他头一次尝试3D动画，手工制作了许多大体量的道具装置进行定格拍摄，三维摄影在技术细节上的琐碎令成片时间增加了近10倍。他住在画廊，临近开展每天只睡两个小时，靠嚼槟榔、喝咖啡和能量饮料带着团队一起进行最后的冲刺。

沉甸甸的《21克》

2010年，孙逊历时四年的27分钟短片《21克》成为第一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中国动画片，在欧洲获得了很大认可。时任威尼斯电影节主席的马可·穆勒曾经亲自到他的工作室，看完尚未调色的样片说，这其实是两个90分钟的片子，要讲的故事是两部电影的含量。

庞大的信息量，偏爱长镜头，带有强烈的个人意识，跳跃的片段叙事，有时甚至没有高潮、没有结尾。有人说他的片子

黑暗深刻，有人说他晦涩难懂。加上坚持手绘，对细节的执着，孙逊直言按照正常电影长度讲述他做不起，时间、资金和展览制度决定了这种呈现方式。用灰暗的色调并非不喜欢色彩，而是上色太贵又耗时。他在片子里藏了很多一般人无法察觉的封闭的信息量，比如《21克》其中一个镜头里的显微镜，实际上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台显微镜，要说的是它背后的东西：从此之后，我们这个世界又多了一个平行世界，在没有它之前，那个世界是不存在的，在我们的意识中它不存在，但实际是存在的。

在《21克》的最后，是一个人对大海长长的恸哭，整个片子的压抑感在此处得到释放。问他为什么爱用长镜头，他说因为包含的东西特别多，要给观众思考的余地。他提到喜欢的安德烈·塔科夫斯基导演的《乡愁》，结尾是一个男人捧着蜡烛慢慢走，将蜡烛吹灭再回来，如此反复三次。“如果你有一丝宗教的情结或者感悟，这套镜头就能看下去。”

耿直自傲的愤青

上学时的孙逊就是这样，觉得嘻嘻哈哈的简单故事没有思想深度，从附中到美院的风气皆是如此，大家全在看萨特、海德格尔，听摇滚乐，而且绘画技术不好的人都没资格参与关于艺术的讨论。好几个同学因为整天琢磨“存在与虚无”得了抑郁症。“重要的一点是意志力得强，能随时把自己拉出来。我是个意志力非常强的人，要不然不会做动画。”

因为太喜欢画画，数学成绩又差，孙逊从北方考到杭州的中国美院附中，随后念了国美版画系，作业却一直交的全是动画。因为老师不相信他都是一帧帧手绘的，他宁可不参加考试不要毕业证，总成绩倒数第一，但却凭借优秀的作品成了同学中唯一留校任教的老师。一年后又因为跟学生站在一起对抗校方的不合理安排，一气之下主动离校，自己成立了动画工作室。

工作室人员选拔标准很简单但聪明有效，孙逊扔一只皮鞋，说画吧，我要特别

写实的。除了基本功外，以此考查三点：执行力、能不能配合耐性和是否实在。他说有些人会偷奸耍滑，有的地方不处理，糊弄过去，而有的人就会老老实实每一笔都画好，即便花了很长时间。就像他当年留校任教时看到动画系一个学生给自己的人物画了4根头发，老师说，你画3根就行了，又省时间成本又低。他觉得老师怎么能这样呢，这太不好了。

33岁的孙逊依然是当年那个耿直自傲的人，依然愤青，周围人说，他承诺的事就一定能做到。

脚踏实地的追梦人

如果你读过马尔克斯早期的一些短篇小说，就会发现很多内容桥段都出现在了后来的《百年孤独》里，天才不是一步诞生，也需要练笔和积累。孙逊也是一样，当看过他从2005年到2010年之前那些10分钟左右短片，再看《21克》便不会太过惊讶，因为不少素材、画面都凝结在里面。这其

中也有现实原因，自己的生存和工作室20多个人的开销，他需要靠国内外艺术机构做短片来养活，以完成更大的长片梦想。每次在国外做长则数周短则数日的驻留计划，让他学会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限制和有限时间内实现构想，思考如何在自己的风格内融入面对当地观众的特色，可以从片子中明显看出缜密的心思。

孙逊做每一个动画都力求跟之前不一样，不愿一个东西延伸到底，尝试不同材质风格，比如在日本完成的《主义之外》（2010）采用水墨，《一场革命中还未来得及定义的行为》（2012）是一张张木刻画版拍成的动画。一边做3D定格动画《魔术师党与死乌鸦》，同时在做野心很大的电影，讲述现实与理想两个世界的碰撞，画在绢上，更为费工，预计完成70-90分钟的长度要用七年时间。

虽然手绘耗时耗力，但是他不喜欢在做作品时用电脑，因为觉得不能控制它的语言系统，得跟着它的思维走。他讨厌被

控制的感觉，用手工就可以重新创造一套语言系统。“电脑做得很快很精良，但没有人味：人很可爱的蠢和拙，体现不出来。用手一帧帧画出来的人动起来笨笨磕磕，跟真实人比都很笨，但这种笨里有特别宝贵的东西。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模拟世界，从来就没有创造世界，我模拟得更本质。”

政治与人性的探索

关于作品里的政治意味，孙逊说，公共话语里的“政治”这个词不对，中国异化的特别严重，需要重新定义。在他的片子里一切故事都是政治，任何一件事情的经过都是政治，包括神话，人造巴别塔，上帝发怒毁了塔，这都是政治。他读到一个科学家猜想特别有意思，说伊斯兰教的星月标志实际并不是星星和月亮，而是以前的行星曾经离地球很近过，看起来星星是月亮，月亮背后还有个巨大的星球在近地的距离，所以在天空看的时候是个奇异的景象，一个巨大的月亮，中间一个小

的。其实那就是个宇宙的时刻，人类最早的崇拜情结。那时候的logo并不是商业因素，来源于宗教情结，你信了就好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。这种纯自然的东西慢慢演化，当然也是政治。

于是在新作《魔术师党与死乌鸦》里，孙逊杜撰了一个故事，为什么埃及人会建金字塔。“无论古希腊还是中国的神话，在古人的认知里每个星球都对应了一个神。在古埃及时，人们认为法老死了以后应该与神在一起，用什么形式？就是刚才提到的观点，星球曾经和地球很近。所以他们造金字塔，在特定角度和时间金字塔上就会顶着一个星球，从此以后人类开始有了纪念碑传统。一方面是法老坟墓，为了让法老和神一起；另一方面它也是纪念神的碑的底座。到今天我们来认识金字塔，有了各种猜想。随后话题一引转入东欧，东欧剧变时很多纪念碑都移到了一个地方，那里有个共产主义纪念碑公园，那么过了若干年，当人们再发现的时候，又会怎么想。

其实就是这样两个故事串在一起的。”想讲的东西越来越复杂，孙逊却说越来越发觉人性这个词失灵了，哪怕不强调公共世界有效，在自己的世界里定义都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这个状态就像漆黑的屋里有个灯泡，眼睛蒙起来，你能感受到光在哪但不知道灯泡的位置，只能顺着光往大概区域走、摸，走着走着，哎，碰到灯泡了。现在也还没摸到，只是尝试着在不同时间段、不同状态下，给出不同定义。

他说回想上学时追求的是种“幼稚的深度”，就如每个人在自己家乡去理解北京，但你全国各地都走完后再去理解北京的不同。自己也一样，如果在一个很小的世界去理解作品、动画、艺术，如果经历很多做了很多看得也多，再理解艺术就会完全不一样，这是最大的区别。“现在的我和以前的我等于生活在两个世界，处在一个时空，但就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两个世界”。无论过去现在，他认为艺术家在做创作的时候，有一点很重要——不能改变世界。■

